



写作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5月24日
星期一

思
／
想
／
光
／
华
文
／
字
／
魅
／
力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向平



【书里书外】

相约去麦哲伦看星云

□钟倩

“我们被命运带走，好过被命运抛弃。”这是路内长篇小说《雾行者》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，值得反复咀嚼。读这本书颇感吃力，同时又不时心灵碰撞。它与凯鲁亚克《在路上》有些相似，说的是一个仓库管理员的四处漂泊，不同之处在于来自精神深处的疏离与感伤。

故事发生在1998年，以一个仓库保管员的意外死亡开篇，美仙建材公司派周劼去调查和处理。这个过程中，又发生接二连三的意外事件，他的大学同学、南京仓库管理员端木云不辞而别。这里有个小插曲很是耐人寻味。意外身亡的仓库保管员，因为身份是假人，其骨灰盒无处寄存，周劼只好暂时放在仓库堆放物料的纸箱子里。熟料，第二天给客户送瓷砖上门，被人搬走了，送到偏远郊区的一座豪华别墅里，他发现后立马联系送货司机。此前司机让他帮忙搬货，他义正言辞拒绝，“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，我要是心情好了可以帮你系鞋带，但仓库保管员不负责搬货出库。”这时候，司机报复说道，“我可以把你送回去，但骨灰盒这件事和我没什么关系，这也是一个世界观问题。骨灰盒是你自己放进去的。”这一幕让人啼笑皆非。作者以纤细微观洞察真实人性，指向生命大化面前的无力感。

仓库保管员半年一轮回，全国各地跑，他们守着偌大的仓库也是守着大片孤独，他们很难拥有真正的爱情，情感空虚、心理抑郁、精神恍惚、身份没有归属感。仓库管理员这一行人员复杂，流失率大，很多人用的是假身份证，同事之间相处一场，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。上百个小人物的错综交织，读起来就像走马观花看戏，又如惊心动魄的游戏，叫人产生疏离感和刺激感。但是，作者始终坚持他的精神重心，那就是对文学青年周劼和端木云的灵魂塑造，可以说，端木云是周劼的B面。

周劼与端木云曾是大学舍友，后来阴差阳错成为同事，而端木云写小说发表在文学期刊上，参与笔会的时候结识小说编辑沉玲，以及文友玄雨等。他把文友的故事写进小说，也把自己姐姐的不幸写进小说，甚至换种人称把周劼也写进了小说。作者安排小说里的“男二号”写小说，自然难逃自己的生命轨迹，沉玲的一番话饱含哲学意味，“用小说来表达，是一回事，熟练地表达小说，是另一回事。”对仓库管理员来说，写小说是心灵排遣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确认——向这个苍茫世界寻求某种帮助或慰藉，以找到自己的位置。在孤独语境中，每个灵魂都是发育不全的，所以，没有人不需要这种帮助或慰藉。周育平说道，“我打算像周劼一样，做个仓管员，这样就可以满世界跑了。”殊不知，能够满世界跑的周劼，他的精神源头来自火车司机父亲——如他对胡小宁敞开心扉，“很多人，就像火车开进隧道，但并没有出来，你去隧道里追问，发现那里空空荡荡，火车曾经冒着烟，发出巨响，像是在漫长的时间中疾驰了很久，它不可能消失，但确实确实，它竟然消失了。”指向的是精神迷途，在这个迷途面前，其实我们的命运殊途同归。

所谓“雾行者”，不过是穿越精神迷途的旅人。作者以仓库保管员的不确定性来印证这个世界的因果关系。我的父亲曾经也是仓库保管员，因而产生深深共鸣，也是对那个年代集体记忆的溯源。父亲为人正直，做事认真，做保管员得罪了不少人，甚至与厂长翻过脸，但从来没有人记恨他。记得上小学时，放学后去工厂里找他拿家门钥匙，那仓

库就像封闭的闷罐，又如时间的黑洞，集结灰尘、蛛网、老鼠屎、青苔，散发出潮湿和发霉的气味，出于好奇，好几次我要闯进去看看，都被他一声喝令挡在门外。他的那串钥匙拴在皮带上，就像拴在自己的肋骨和心坎上，不容任何人靠近。他的仓库保管账本，外面套着一个蓝色文件夹，里面是工工整整的钢笔字迹，我觉得他那么刚劲有力的蓝黑墨迹简直是一种浪费，可他把这仓库看得比家门还紧。或许，这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人的价值观，无论做什么都会留下斧砍刀刻般的痕迹，他把仓库守成了一座精神殿堂，站成了他的信仰，而他所经历的苦难并非忽略不计，而是与孤独和缄默一同被时间吞噬。

在小说《慈悲》中，路内曾袒露心声：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他失业在家，父亲因恐惧下岗而提前退休，母亲病退多年，家里存折上的钱不够他买摩托车的。父亲迷上了打麻将，每天下午能够赚个几十块钱，黄昏时分母亲在厨房望着楼道口等着他回来，那是他们家第二天买菜的钱。有时候他赢了一百块，但是总会想办法输回去一些，以防对方老头或老太太想不开走极端。正是凭借父亲每天打麻将带回的钱，他们家才度过艰难的下岗年代。无独有偶，蔡骏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《春夜》故事也与工厂有关，聚焦父辈工作半生的春申厂的历史，讲述工厂发生的两起悬案，这些源自当年父亲厂里亏损严重导致工人们下岗的集体记忆，在蔡骏眼中，“来自一个消逝的时代，来自上海与苏州河畔的记忆。”

那个年代的苦与乐，那个年代的痛与罚，就是如此荒诞。我清楚记得1995年父母同时从厂里下岗，发不出生活费，每人发了一辆顶账而来的自行车。为了卖自行车，父亲伤透脑筋。不爱求人的他放下脸面，四处寻找买家，最终自作主张便宜了一百多，才卖掉一辆自行车。事后母亲一通埋怨，“你不知道孩子上学花销大？这一百块顶一个多月口粮了？”父亲两个胳膊抱着头，沉默半晌才说，“能卖了就不错，咱求人家就得让一步！”第二辆自行车在家放得生了锈，直到大半年后才卖出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依旧是父亲摇晃着的满头白发和他隐忍的表情。也许，父亲的这种隐忍就是留给我的精神财富，让我看到了什么是尊严，什么是正直。

其实，没有人被命运抛弃，都会被命运带走，这就是人生的本质。路内小说中交织着太多的重逢与离散。周劼回忆起父亲临终前报过很多火车站名，上海、真如、南翔、安亭、昆山、苏州、济南……其中有一个是他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，叫作麦哲伦。“到这里你该下车了，这里往后，你就没有爸爸了，你要好好地活着。”说完，他的父亲去世了。后来，周劼把这件事说给端木云，端木云又让初恋女友辛未来告诉他，辛未来说，“我刚刚写过一首诗，写到麦哲伦星系啊，是外银河的星系，有大麦哲伦和小麦哲伦两个，也叫大小麦哲伦星云，是十分美丽的星云。”她又补充说道，“但是，得在南半球才能看得到。”她问周劼辞职后想去哪里，周劼答道，“我要去南半球看麦哲伦星云……”

生死不是归途，而是迷途；一个人从呱呱坠地来到人世间，就开始了无意义和无止境的挣扎过活，所有人都逃不过有去无回的单程之旅。漂泊是命运，逆旅也是命运，我们生来都是为上帝打工的人，没有输赢之分，只有虚幻过程。任由生活蹂躏，任其旅程无期，都不要弄丢了相约去麦哲伦看星云的浪漫与希望，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证据：我来过，我爱过，我对这个世界永葆热情。

【泰山野物】

来历不明的松鼠

□夏海涛

动物的存在，一直是一个谜，为什么有的可以生存到这里，有的却无法生存？

企鹅之所以生存于南极，是因为这种飞不起来的鸟，只能躲避到伤害最少的地方。西南大山里的孑遗动物野生大熊猫，也一定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逐竹而居吧。

2017年秋天，我追逐一只来历不明的松鼠时，突然对这个物种产生了莫名的冲动。

车子沿着山路行进时，路旁跳出一只金黄色的小松鼠。它似乎前腿短、后腿长，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，十分可爱。它的尾巴大大的，拖在身后，像一把关公的大刀。

我放慢车速，跟着这个可爱的小家伙，看着它在前面蹦蹦跳跳，后面的大刀似乎在做出“禁止追尾”的手势。

我的脑海里一万幅画面闪过。我记得《泰山大全》里记载过，在泰山啮齿类动物里面，从来没有松鼠这种动物。也就是说，在1995年该书出版之前的数千年间，泰山是没有松鼠的。但是，这只不上山不爬树，却沿着公路与我飙车的小松鼠出现了，它一定是负有某种使命的。

恰在这时，对面来了一辆车，小松鼠受到惊吓，突然改变了奔跑的方向，转身向着右侧的山上跑去。

据说松鼠进入泰山有两个渠道：一是传说泰山北边的某个野生动物园曾经饲养过不少松鼠，后来逃脱了，回归了泰山，渐渐变成了野松鼠。

还有一种说法就是，许多放生之人从城里的宠物市场买了松鼠，然后在泰山上放生，结果导致缺乏天敌制约的松鼠规模迅速扩大。自2012年开始，网络平台上频繁出现摄影爱好者抓拍到的照片，有魔王松鼠、欧亚红松鼠，还有黄山松鼠等不同的种类。周围村民种植的核桃等经济作物开始受到侵害，松鼠连吃带采，农民的收成几乎减半。

然而从动物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松鼠终于从宠物变成野生动物，从处于人的控制之下，变成虽然疲于奔命，但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。是泰山上丰富多样的植物，帮助松鼠实现了这样的身份转换。

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放生。在泰山的溪流之中，两个女士提着两条硕大的鲤鱼去放生。由于天气炎热，早已经习惯待在水塘深处的鲤鱼，被放在在浅浅的自然流动的溪水中，不一会儿就翻起了鱼肚，漂在水面……这样的放生无异于杀生。

一个物种的侵入，必然会引起当地生态的波动，然后产生再平衡。

物种的消失固然令人痛惜，但是异常物种的侵入，也会是一场灾难。

泰山上来历不明的松鼠，到底能给泰山带来什么样的变化，目前还没有公开的评估，但是以“放生”这样的方式引进物种，一定不会是最佳方式。

但愿时间能够开启自动阀门，让物种的产生归于平和与安宁。